臺灣出版與閱讀 2616-5074
115 年第 1 期（總號第 33 期） 民國 115 年 6 月（2026.6） 頁 84-86 國家圖書館

臺北冬夜的閱讀基礎建設：當書店、出版與圖書館一起「撐住」

郭健國　公共事務工作者與文字創作者

臺北的冬夜濕冷，冷的不只是氣溫，還有一種黏在日常節奏裡的疲憊：趕末班捷運、追著工作訊息跑、把生活拆成碎片。城市看似高效，卻很少留給人「停下來」的空間。正是在這樣的冬夜，閱讀的價值反而更清楚——它不是浪漫嗜好，而是城市社會的「基礎建設」：支撐理解、判斷、溝通與公共討論的底層能力。

但必須誠實說，臺灣的閱讀生態也正在「撐住」。我們仍有出版能量、仍有獨立書店、仍有公共圖書館網絡，卻同時面對三種結構性拉扯：注意力被短影音與演算法切碎、出版成本與通路規則壓縮利潤、公共文化預算常被當成可有可無的選項。於是閱讀在社會壓力中常被擺到最後——不急、沒用、難量化。可一座城市最終會發現：最難量化的，往往才是最不能失血的。

閱讀不是「個人修養」，而是城市韌性

我們習慣把閱讀當成個人自律：讀不讀書是你的事。但當公共議題越來越複雜、資訊越來越碎片，閱讀更像一種公共能力。沒有足夠的閱讀，社會就更容易被標題牽動、被情緒帶走；討論退化成喊話，立場取代理由。這不是道德批判，是現實：民主需要理解脈絡、辨識論證、容納差異，而這些能力都高度依賴「長閱讀」——能把事情看完整、看前後、看代價與替代方案。

換句話說，閱讀不足的社會，會更擅長吵架、更不擅長治理；更容易被操弄、更難形成共識。閱讀是韌性治理的一部分。

出版：內容供應鏈正在被擠壓

1. 出版業表面上還很熱鬧：新書一直出、書展仍有量、社群仍在推書。但從結構看，出版其實承受幾個壓力：
2. 成本端上升：紙價、印製、物流、倉儲、人力都在上漲，出版卻很難同步反映在售價上。
3. 通路端集中：通路的曝光邏輯決定書能不能被看見；但曝光往往偏向「能快速賣」的題材，長銷與小眾更辛苦。
4. 注意力端破碎：讀者不是不願意買書，而是更

難進入「可持續閱讀」狀態——買了未必讀完，讀完未必再買下一本。

內容端兩極化：要嘛非常工具化（速效、自救、成功學），要嘛非常娛樂化；真正需要時間消化的內容更難生存。

出版並非只是在賣書，它其實在維持「深度內容的供應鏈」。一旦這條供應鏈斷裂，社會就只剩即食資訊，短期看似方便，長期卻是公共智識的慢性營養不良。

書店：不是賣場，而是城市的文化節點

臺北冬夜走進一家小書店，你會立刻感覺到差異：燈光偏暖、音量偏低、選書帶著策展感。書店真正珍貴的地方，從來不只是「把書放上架」，而是替城市提供「相遇的場」：作者與讀者相遇、議題與生活相遇、陌生人與彼此相遇。那是一種溫和但重要的公共性。

問題是，當書店被當成純商業點，它就必須用坪效對抗租金；而文化節點的價值，恰恰不是坪效可以衡量的。城市若真想守住閱讀，就不能只靠「各店自求多福」，而要把書店視作文化網絡的一環：與學校、社區、圖書館、地方政府合作，讓書店有更多可持續的角色（講座、選書、閱讀課、地方記憶、社群共讀）。讓書店活下來，是讓城市的公共對話活下來。

圖書館：文化平權的最後防線

閱讀要成為公共能力，圖書館就是「文化平權」的具體制度。它讓你不必靠收入高低，仍能接近知識；也讓閱讀不是少數人的品味，而是多數人的可能。但圖書館同樣承擔高負荷：人力、館藏更新、數位資源、空間服務、推廣活動，都需要穩定投資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圖書館可以成為「慢」的公共場域：它把停下合法化，讓一個人坐下來讀完一段內容，而不被即時訊息追著跑。臺北若要把閱讀當作城市韌性，圖書館的夜間服務、社區分館、主題導讀、青少年閱讀支持，都是很實際的政策槓桿。

讓閱讀回到生活：不是喊口號，而是設計路徑

社會最常的閱讀倡議是「你要多讀書」。但真正有效的，是「把路徑設計出來」：

1. 主題入口：把議題（例如食安、能源、國防、城市治理）整理成「書單＋導讀＋延伸文章」，讓人可以從關心的事進入閱讀，而不是從抽象的「我該閱讀」開始。
2. 時間入口：鼓勵「每天十分鐘」的短閱讀策略，讓閱讀重新嵌回生活，而不是等有空。
3. 場域入口：書店與圖書館提供固定時段的共讀／導讀／小型講座，讓閱讀有社群溫度。

4. 數位節制：閱讀推廣不能迴避演算法與注意力戰爭，反而要教人建立界線：睡前不滑、通勤讀紙本、通知減量，讓大腦重新具備「深度進入」的能力。

閱讀不是逃離現實，而是為現實備戰

冬夜濕冷，城市的「撐住文化」會讓人以為停下是罪。可閱讀恰好相反：它讓人回到脈絡、回到理解、回到可討論的公共生活。出版提供內容供應鏈，書店提供文化節點，圖書館提供平權制度，而讀者把它們串成日常。這四者若一起失血，社會就會更易怒、更短視、更容易被帶走。

所以，守住閱讀不是文化人的自嗨，而是城市治理的長期投資。當我們願意在臺北冬夜留一盞燈，不只是為了詩意，而是為了讓這座島在風浪裡仍能清醒、仍能彼此理解、仍能把公共議題談清楚—不靠情緒取暖，而靠知識與制度把路照亮。